

由技入道：技艺的内化与人性的升华

厚宇德

山西大学 科学技术史研究所, 太原 030006

摘要: 在中国古人看来, 得道是认识世界和个人修习、求索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大道不可言传身教, 得道的境界对于很多人而言是难以企及的。在各种抵达道境的通途中, 有一条小径是由技入道。《庄子》清晰地叙述了由技入道的诸项程序环节, 并通过若干实例具体揭示了由技入道者在入道过程中的重要变化。长期反复实践、按照自然规律行事、在实践中有对超越具体技艺的道境的矢志追求, 这三点是每位由技入道者都必须履行和经历的。将技艺沉融于本能或内隐记忆之中, 与此同时对世界、对人生萌发通透的感悟, 从而实现人性的升华, 这是成功实现由技入道的标志。由技入道者在证道时的主观特别感受,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 类似于马斯洛提出的所谓高峰体验。

关键词: 由技入道; 内隐记忆; 高峰体验

中图分类号: G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4969(2022)02-0132-10

引言

雅斯贝斯认为, 回忆历史是为人性争得一席之地、使人找到自我而不至于消失在虚无迷惘之乡的重要手段^[1]。萨顿则说: “历史学家的主要职责就是恢复人的个性”^[2]。无个性, 没人性。回忆历史的方式有很多, 人物、事件、思想源流都是铺陈历史的常见维度。在历史长河里做思想冲浪、溯源, 诸子百家之言是前行的重要落脚点。那么技术史该如何挖掘人性呢? 在笔者看来, 方法之一是思考技术与人(人性)之间的关联。技术是人的创

造与发明, 诞生于人与自然交互作用的过程之中, 它能帮助人们实现一定的期待、达成一定的目标。这是人与技术最基本的关系。以制造和使用工具为主要标志的技术行为是人的本性与意志的体现, 因而可以从技术的发明动机与器具的制造过程窥见人性触须的伸展。除此之外, 技术还具有二次人性化的相变空间, 即在技术的使用过程中, 因逐渐纯熟而实现由技术到技艺, 再通过大量实践, 使技艺与人的本能相结合; 与此同时人的思想由平庸、偏狭、有漏洞、不完备的状态, 一朝顿悟而进入主观心理感觉到大彻大悟的

收稿日期: 2022-01-19; 修回日期: 2022-02-07

作者简介: 厚宇德(1963—), 男, 博士, 教授, 博导, 研究方向为科学与技术的人文研究。E-mail: 635158288@qq.com.

引用格式: 厚宇德. 由技入道: 技艺的内化与人性的升华[J]. 工程研究——跨学科视野中的工程, 2022, 14(2): 132-141. DOI: 10.3724/j.issn.1674-4969.22051901

Hou Y D. From technics to tao: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raftsmanship and the sublimation of humanity[J]. Journal of Engineering Studies, 2022, 14(2): 132-141. DOI: 10.3724/j.issn.1674-4969.22051901

境界。在这一“相变”过程中技艺融于人的身心、与人合二为一；主体人主观感觉到自己与世界默契合流，从而对人生、对世事、对宇宙大道有了难以言传的独特感悟，豁然开朗、明心见性、怡然自得。这就是由技术初学者到匠人、再由匠人实现由技入道的历程。

1 道之难传、道之难证

《道德经》开宗明义地指出：“道可道，非常道。”^[3]真正的大道不可言传。因此，悟道、证道非修道者自家明心见性不可。《庄子·天道》也曾诠释天道幽幽，不可言传、不可以言语为凭的道理，并为世人不晓此理而感叹^[4]。不过，在庄子看来，道也并非绝对不可言传身教。《庄子·大宗师》中指出：道是能够言传身教的，但是必须满足一个苛刻的条件，即“以圣人之道告圣人之才”^{[4]98}。传授的必须是圣人之道，而学习者要具备“圣人之才”。这一条件足以斩断众多人士的求道之路。不过“圣人之才”是难以界定的，总有人不愿因为有此一说而放弃修行证道的宏愿。

葛洪就是一个矢志求道的代表人物，他在《抱朴子·地真》中曾这样表达他的信念与做法：“道成之后，略无所为也；未成之间，无不为也。”^[5]这句话含义丰富，可以明确肯定的一点是：任何未得道的人，必须以“无不为”的精神和态度去努力才有可能成为得道者，勤勉与决心由此而成为得道所必需的条件。葛洪在得道之前的这种“无不为”的“有为”态度，与老子的“无为”精神背道而驰，反映出的是不同时期求道者观念与思想方法上的变易。而修道者之所以必须具备“无不为”的心理准备，只因为求道艰难，没有简单的、一蹴而就的捷径。“无不为”的求道过程，既是长期的渐进积累过程，也是不断做各种尝试的试错求真过程。

2 由技入道的思想基础

《道德经》为中国古代的道论奠定了基调^[6, 7]，老子主张守中、清静无为、返璞归真，主张放弃

使用工具和技术：“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3]151}因而老子不会鼓励创新并发明更好的技术与器具。在老子的价值观中，在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中刻苦勤勉、精益求精地提升技艺的行为，也难以进入被鼓励与被倡导之列。在这样的思想意识下，几乎不存在直接衍生出“由技入道”这一理念的可能性，很难为长期孜孜以求从而“由技入道”的理念找到思想根据，也难以开辟足以演绎、引申出“由技入道”这一理念的门径。庄子也不无是念，如《庄子·天地》叙述的浇田老人的故事^{[4]175}。胡化凯先生对这则故事做过深刻剖析。他指出：“浇田老人(为圃者)的话，代表了道家对于机械技术的态度。……‘有机事必有机心’，使用机械技术会使人产生投机取巧的心理。”^[8]然而庄子之道与老子之道还是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庄子的道已经不再回避世俗，小到蝼蚁中有之，脏到屎尿中亦有之^{[4]333}。道论发展到这一阶段，道不避世俗、无所不在的新格局使其与包括技艺在内的诸端世事彼此关联起来。《庄子·天地》中在这一方面最为关键的一段表述为：“通于天地者，德也；行于万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艺者，技也。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4]161}

这段论述，由技到事，再由事而义、由义而德、由德而道，乃至由道而天，建构了始于技艺、止于天道而有多拐点的逻辑通道，笔者认为也可以视为匠艺之人境界攀升的阶梯(图1)。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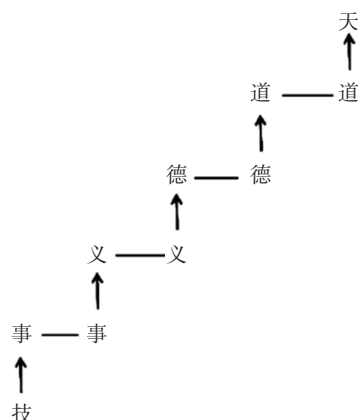


图1 由技入道
Figure 1 Road from technics to Tao

子思想体系中由技入道之思想门径与理论基础, 简曰之即技可通天。图中诸项的复杂关系尚待进一步阐释, 但无论如何, 这一思想为凭借技艺而生存的劳力者保留了可以超凡入圣的机会。因此庄子的这一思想在中国科技思想史, 尤其技术思想史上, 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庄子对由技入道这一思想的阐释, 并非仅此一次, 他还通过多个生动的例子揭示了由技入道的诸多细节与要义, 庖丁解牛的故事就是一个范例。

3 由技入道之例证

《庄子·养生主》中庖丁解牛故事里的庖丁本是凡人一枚, 但他经过3年的实践摸索, 熟知了牛骨的结构特点, 从而所见再非“全牛”; 又经过多年摸索之后, 解牛时能够“以神遇而不以目视, 官知止而神欲行”, 达到了随心所欲的程度——何时刀快进、何时刀慢行都在其熟练掌握之中; 出神入化、游刃有余, 刀行于间隙中而不硬碰牛骨, 所以一把刀使用了19年仍像刚刚磨出来的一样锋利、闪亮。不仅如此, 庖丁知道何时该切割哪里, 先后切割不同部位发出的不同声音连贯起来, 就像雅乐一样动听; 庖丁解牛时做出的动作, 充满节奏就像跳舞一样优美^{[4]43-44}。

庖丁解牛这个故事首先说明了由技入道的有效路线——庖丁所解之牛多达数千, 喻有丰富的实践基础; 无论是用刀“批”还是“导”都“因其固然”, 喻因势利导、按规律行事; 庖丁“所好者道也”, 喻他有对超乎技艺的大道的追求。这三点是所有由技入道者必须遵循的基本点。其次它揭示出了由技入道的超越性。由技入道最为重要、最有意义的一点是: 在这一过程中由技入道者思想境界的升华具有对具体技艺本身的极大超越性。如果庖丁在敏锐而深刻的感悟与再实践中, 深化了对音乐和舞蹈的理解, 并萌生了类似于毕达哥拉斯研究谐音时得出的世界与灵魂都是和谐的念头^[9], 也并不让人觉得意外; 如果庖丁在出神入化解牛的过程中领悟到了与“治大国如烹小鲜”^{[3]121}相类似的

想法, 也不会令人惊讶。由技入道者开悟时如果没有对具体技艺本身的超越性, 则其大彻大悟时就不会有那种丰富、清晰的主观体验。

有“慧根”的出色匠人, 在自己的长期实践中能感受到微妙难言之道意者不乏其例, 轮扁是庄子提到的另外一个此道中人。斫轮匠人轮扁曾这样向桓公阐释他的斫轮之道: “斫轮, 徐则甘而不固, 疾则苦而不入; 不徐不疾, 得之于手而应于心, 口不能言, 有数存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 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4]204}轮扁强调的是由技入道的不可言传性, 他是从技艺的最佳火候或分寸难以把握这个视角阐释这一道理的。

需要明确的是, 并不是一个匠人拥有了超越一般人所能掌握的熟练的技艺, 就意味着他已经由技入道。表明一个匠人已经由技入道的重要依据是: 他基于技艺产生了不可言传身教的感悟, 即在展示技艺时领悟到了轮扁所说的“有数存乎其间”的“数”。对此明代学者谢肇淛有很明晰的比较阐释: “穿杨、贯虱, 精之至也, 然亦可习之。至于截箭啮镞, 非可习而能也。神而明之, 有数存乎其间, 即羿亦不能传之子者也。”^[10]匠人在由技入道过程中感受到的“道”或“数”, 即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对技艺本身超越性精神收获的载体。

由技入道的实践经历, 并不限于在道家的思想框架下阐述。世人多将佛教修行称为“遁入空门”, 实不尽然。在佛教中的一些门派里, 也存在类似于“由技入道”的修行途径。早有研究者对此做过阐释: “一切声色, 尽是佛事”; “砍柴挑水无非妙道。”^[11]佛门中最典型的一类由技入道者当属少林武僧, 他们奉行禅武合一的宗旨。从佛教修行角度看, 以习武作为禅修的重要方法, 意味着对禅修方式的变革; 而从武术角度看, 将禅修行为引入习武之中, 则意味着对习武方式的改变。诵经清修, 可以觉悟; 痴迷武技, 也可以觉悟。武术中兼有技与艺, 将禅武合一归入“由技入道”理念是比较准确的, 武僧们禅武合一的修行是一种典型的由技入道的实践例证。

4 技艺融入本能: 由技入道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古人看来, 得道或者说进入道境是认识世界以及人生修行的最高境界。这是道家的终极目标, 也是其他诸家的理想归宿。儒家鼻祖孔夫子曾慨叹: “朝闻道, 夕死可矣。”^[12] 凡人入道或得道, 在很多故事或传说中, 常见的契机或是在修行中自己开悟证道, 或是经过师尊点拨, 从而醍醐灌顶、大彻大悟。两种方式共同之处在于都走精神路线, 这可谓“由理入道”。与此相对的由技入道, 指的是一个人在所掌握的某种技能的熟练程度不断提升过程中, 忽然涌现出一种独特感觉, 俨然不但掌握了技艺的精髓, 还对人生、对世界有了通透的认识, 从而精神境界得以升华。

由技入道与冥想或坐而论道存在根本的不同。陆游说: “纸上得来终觉浅, 绝知此事要躬行。”这诗句一定意义上可以用来揭示由理入道的局限性, 以及亲自实践的必要性。游泳教练或游泳教科书都会明白地告诉学习游泳的人: 该如何摆动手臂或双腿, 该如何呼吸等动作要领, 但不下水而仅在教室里听讲或读书是不能真正学会游泳的。19世纪英国教育家赫胥黎的一句话也很好地揭示了实践的重要性: “论及木工技术的机敏的谈话, 并不能造出一把椅子……”^[13] 因此在初步学习和掌握技术这一环节, 最重要的是做而不是说, 实践的过程就是习练技术者不断与技艺磨合的过程, 只有实践才是由技入道的唯一通途。

由技入道一般包括三个阶段: 首先学会基本的技术要领; 其次反复实践熟能生巧, 把技术升级为技艺; 最后技艺化为本能、沉融于潜意识之中, 同时基于技艺又超越技艺, 有机缘真切体验到人生、宇宙的天道至理。由技入道的实践过程, 就是走完这三个阶段的过程。一个人记住一个武术或体操的基本招式, 或者现代人借助仪器设备的使用说明书和原理图够操作仪器设备完成某些既定任务, 都可认为属于初步掌握了一项技能或技术, 走完了第一阶段, 由一个普通人变成一个技能或技术的初步掌握者。一个学会了一项技术或技能的人, 经过反复操作或演练的实践,

逐渐由初步掌握技术或技能, 到达将技术或技能升级成技艺的程度, 他就完成了由技入道过程的第二个阶段。这时技术拥有者的技术或技能已经出类拔萃、较为难得, 但是尚未达到出神入化之境, 因而未触及道机, 对于工匠而言就是一位完全合格的匠人状态。欧阳修的《归田录》中所记载的陈尧咨的射术以及卖油翁的酌油术^[14], 均处于这第二阶段: “惟手熟尔”, 是为行当中合格而出色的匠人、行中高手, 但是尚未达到心中道意盎然的境界。要跨入第三阶段, 从技艺掌握的角度看, 熟能生巧之“熟”的火候要达到技艺融入躯体本能的地步。表面看, 由技入道过程中技术或技能拥有者直接提升的是技术或技能, 但由技入道者心里必须有更高的情怀, 即如庖丁那般有强烈的对道之所好。否则, 技有所得即“自矜”或一句“惟手熟尔”沾沾自喜再无他求, 那么就只能自囿于匠人之境。把陈尧咨、卖油翁与庖丁相比较不难发现, 由技入道的庖丁在实践过程中, 因为有对道的不懈追求, 他才能做到一再突破自己的认识境界。而这是陈尧咨没做到的, 也是卖油翁没有表达出来的。

借助武术的特殊实践, 可以对技艺如何融于本能之说做出解释与说明。由技入道的三个阶段, 在练习武术时各有具体的体现: 首先是初步了解了某一种武术(比如少林拳或武当剑), 有多少招式以及基本的动作要领, 并能在模仿的意义上做出动作; 其次是能够一招一式地做刻板的套路式演练; 最后阶段对应于武术修炼得熟能生巧、炉火纯青, 在受到攻击或威胁时, 能够本能而迅速地做出最合理的发挥武术功能的随机应变。处于第三个阶段的习武者虽然记得所习练的武术套路, 但是在紧急时刻, 他能摆脱武术套路先后衔接与过渡等羁绊, 并做出融合武术的最合理的行为反应。我们无法想象一位武术大师按部就班地依照武术套路的先后顺序, 一招一式地施展开来去与人格斗, 并足以灵活应对自如。想要做到根据具体情境快速而流畅地做出最合理的武术应对, 习武者必须将特定武术招式的精髓融于超乎其思考过程的本能之中。这样的武术大师是存在的, 比

如李小龙的截拳道据说基本达到了这一境界。而这一级别的武术大师的存在则进一步说明, 将武术或其他技艺融于本能是可以实现的目标。技艺如同武术一样, 只有完全与学习者的本能合二为一, 才可以随心所欲、最迅速而有效地施展出来, 做到这一步的人对技艺必然有了不可言传的感悟, 这是已臻道境的标志。否则, 一边思考用哪个招式更好, 再凭借记忆的套路去出招, 一切都将毫无意义。

将技艺沉淀、融入本能之中, 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关于技艺“沉入”本能中的例子不胜枚举。事实上普通人也都有将技艺融于本能之中的经验。比如与学游泳一样, 学骑自行车时, 无论他人怎么详尽告诉如何上车、如何保持平衡并顺利骑行等技巧, 也无论学骑的人将这些背诵得多么熟练, 都没什么大用。而关键的还是必须由学骑的人亲自去试骑、去摸索。而一旦他掌握了难以描述的、基于本能的骑行奥妙和技巧, 即使几年不骑车, 再骑自行车时也不用重新学习, 因为骑车的技艺要领已经沉融、内化到他的本能之中。技艺融入本能的这类纯粹经验的描述是有科学根据的。研究表明记忆按照信息加工方式可以分为两种: 外显记忆和内隐记忆^[15]。会游泳的人, 游泳前无须也做不到回忆游泳的详尽技术细节; 同样会骑车的人, 骑车前不用也不可能心里回忆并背诵骑车的动作要领。这些都已经都储存在他的内隐记忆之中, 事实上就是融入了知觉难以触摸的本能的潜意识之中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潜意识或无意识的过程不仅重要而且很多时候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亲历的研究实践也令科学家对此坚信不疑, 202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的彭罗斯就说人有意识状态时的思维远远不及无意识时的算法: “按照我自己的推理, 无意识过程很可能是算法的, 但是该算法是极其复杂的, 要仔细解开它极为困难。完全有意识地可以合理解释为完全合逻辑的思维, 也可以(经常)用算法来表达, 但是在完全不同的水平上。”^[16]

如果把由技入道的主体范围外延到人类之外, 比如包含也靠技能生存的动物界, 那么技艺沉融

于本能就不再是由技入道的充分必要条件了。前文提到的匠人在由技入道过程中感受到的“道”或“数”, 即是他们在此过程中对技艺本身超越性精神收获的载体。就人类和动物而言, 二者存在多种本质区别, 与本文话题相关的是, 与道家对“道”心驰神往、佛修对开悟而洞悉佛法梦寐以求相似, 很多人都有超乎现实生活的精神追求。而人类对超乎现实的追求, 往往是受生命短暂、能力有限等问题困扰而欲突破困扰使然。在由技入道的人生“相变”瞬间, “道”或“数”成为得道或开悟者破解现实困扰并由此精神“飞升”的阶梯。笔者认为, 有的动物可以把一项技艺掌握到匪夷所思的熟能生巧程度, 但是动物尚未进化到具备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地步(除非我们相信狐仙、蛇仙等是真实的存在), 因此, 从掌握技艺的角度而言, 动物堪称专家, 但以目前人类对动物的科学认识而言, 它们是无法进一步实现由技入道的。

5 由技入道与高峰体验

在古人看来, 一个人一经得入道, 则意味着对他而言大千世界与芸芸众生已经不再有什么秘密, 他的内心也不再有什么困惑。对自然界、对社会, 以及对包括人类在内的生命现象如此境界的认识, 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在现代科技视域下, 人类将永远处于对这一目标的追逐过程中。也就是说, 这一目标在今天的人看来, 隐约可见却遥不可及。

国外学者有关于身体与技术的著作, 如《论技术、技艺与文明》一书中, 有关于“身体技术”与“身体技艺”的论述。然而细读全书, 发现作者主要是在以下语境中展开的讨论: “在不同的社会当中, 人们以传统的方式知道了怎样使用他们的身体。”^[17]而书中在身体技艺部分, 则明确一个理念: “身体的总习惯是一种技艺, 仅有教授习得, 并且这种技艺还处在发展中。”^[17]¹⁰²然后在此理念下, 深入讨论技艺是如何形成的。因此, 全书更是在社会性的范畴下, 将工具看作人的肢体和器官的延伸, 然后在传统技术语境下, 分析社会人

的身体技艺。作者强调研究要在社会学-心理学-生物学联动的视角下展开^{[17]97}, 但作者所说的“心理学”也是社会心理学, 并不关涉个体生命在学习和应用技术的实践对其精神层面的影响。因此对本文没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身体与技术: 德雷福斯技术现象学思想研究》一书, 介绍了德雷福斯提出的人习得技能的“五阶段论”: 新手阶段、高级初学者阶段、胜任阶段、熟练阶段、专家技能阶段。^[18]从德雷福斯的主要论述内容和写作动机上看, 他提出“五阶段论”是必要的也是合理的。在这“五阶段论”中, 专家技能阶段是巅峰, 在此阶段, 专家们“不仅看到了需要达成的目标, 由于已储存了大量相互区别的情境, 他们也直接看到了怎样达成这一目标。”^{[18]114}这种描述充分显示在德雷福斯的“五阶段论”中, 即使技术顶级人物, 也仅限于具备技术应用的一定前瞻性, 丝毫不关涉应用技术促成其精神质变的话题。并且他明确指出: “这些阶段相当程度上是连续的。”^{[18]115}这就意味着在各阶段之间并无飞跃即无顿悟等质变发生。对于人类而言, 笔者将由技入道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学会技术的基本要领阶段; 熟能生巧阶段; 技艺化为本能、沉融于潜意识阶段。在德雷福斯的新手阶段与高级初学者阶段, 技术修习者掌握技术尚未熟练也未发生根本变化, 因此以“学会技术的基本要领阶段”统而称之完全合理; 而德雷福斯所说的胜任阶段、熟练阶段与专家技能阶段, 因为也是保持着发展的连续性, 因而也未产生显著的质变, 整体称之为熟能生巧阶段亦无不妥。而本文的第三阶段, 在德雷福斯“五阶段论”中没有对应者, 这就是德雷福斯的“五阶段论”与本文作者提出的由技入道“三阶段论”之间的根本异同。

还有一个前文事实上一直视之为当然的观点, 现在也许还需要予以明确, 即由技入道的过程一定是精神状态存在相变与飞跃的。德雷福斯说人的技艺提升过程相当程度上可以看作是连续发生的, 这大体上不错, 但是在技艺不断熟练到实现由技入道之间, 一定存在明心见性、豁然开朗的一个瞬间, 对佛修而言即为“开悟”。而基于对“悟”

看法的分歧禅宗分为南北两派, 慧能为首的南派主张“顿悟”, 而以神秀为首的北宗恪守“渐悟”的理念。事实上南北二宗之间的争论焦点, 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并无教理上的截然冲突。慧能本人就曾说: “法本一宗, 人有南北, 法即一种, 见有迟疾。何名顿渐? 法无顿渐, 人有利钝, 故名顿渐。”^[19]因此, 无论任何人, 在常人到开悟之间都要有充分的准备, 只是有的人需要的时间更长, 而有的人需要时间较短甚至个别人需要很短的时间而已。也就是说, 顿悟者与渐悟者之间只存在五十步与一百步的差别而已, 本质上都属于同一类型。在佛教范围内, 谢灵运曾指出: “渐悟”是佛教印度的特质, 而“顿悟”这适合中国人的性格。^[20]与这一类型真正有本质区别的是那些即使竭尽心心, 也不能开悟的人, 这就是说, 不是每个人刻苦修行就一定都能开悟的。“渐悟”派领袖神秀就认为, 有的人因为“宿业障重”是不能“顿悟”也不能靠恒久修持而“渐悟”得法的。^{[19]6}

既然如此, 古人所经历的豁然开朗、茅塞顿开、大彻大悟等得道的感受, 以及所达到的思想与精神境界, 大多是不具备客观实在性的。笔者认为, 古人证道时的感受相当程度上是不无错觉的一种特殊主观心理体验。前文曾论, 由技入道者必须要使理性习得的知识或技艺与本能、潜意识达成不能清醒意识到的关联、纠缠与耦合, 从而使技艺“融入”本能与潜意识之中。这就表明, 由技入道的证道过程, 心理因素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研究发现, 心理健康者的共性之一是他们“常常说自己有过近乎神秘的体验”。^[21]他将这种特殊体验命名为“高峰体验”: “这种体验可能是瞬间产生的、压倒一切的敬畏情绪, 也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极度强烈的幸福感, 或甚至是欣喜若狂、如醉如痴、欢乐至极的感觉(因为‘幸福感’这一字眼已经不足以表达这种体验)。”^{[21]366}马斯洛基于对大量案例的研究、概括, 曾这样描写不同个体在高峰体验中的各种心理感受, 其中有些语句用于描写由技入道者的特殊体验, 都非常恰当。

马斯洛特别关注究竟是什么促使人产生了“高

峰体验”，他发现很多行为都有可能使人毫无预兆地进入“高峰体验”状态：“这些美好的瞬时体验来自爱情，和异性结合，来自审美感受（特别是对音乐），来自创造冲动和创造激情（伟大的灵感），来自意义重大的顿悟和发现，来自女性的自然分娩和对孩子的慈爱，来自与大自然的交融（在森林里、在海滩上、在群山中，等等），来自某种体育运动，如潜泳，来自翩翩起舞时……”^{[21]368}他敏感地发现，产生高峰体验的刺激因素可以多种多样：“有时我都这样认为，几乎在任何情况下，只要人们能臻于完善，实现希望，达到满足，诸事顺心，便可能不时产生高峰体验。”^{[21]369}马斯洛将“高峰体验”者们相似的主观体验归纳如下：“神秘体验、宇宙意识、海洋体验、审美体验、创作体验、爱情体验、父母情感体验、性体验、顿悟体验等等。”^{[21]371}最为关键的是马斯洛认识到：高峰体验都是“以毫无预料、突如其来”的方式发生的，而令人“喜出望外”，想在自己的意志的理性控制下制造“高峰体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21]372}

马斯洛所描述的“高峰体验”与由技入道者感悟到天道至理时的感受不完全一致，但敏锐的读者一定能够感受到，二者之间有较大的内涵重叠域。首先，马斯洛描述高峰体验的一些关键词语，用来描写那些由技入道者是十分贴切的，如：“他们都声称在这类体验中感到自己窥见了终极真理、事物的本质和生活的奥秘”，这恰恰是中国古人所谓“得道”的核心含义。其次，马斯洛所列举的可以诱发“高峰体验”的诸项根源中，“来自创造冲动和创造激情”“来自意义重大的顿悟和发现”“来自某种体育运动，如潜泳，来自翩翩起舞时”等等往往也是诱发得道者尤其由技入道者得道的机缘。第三，马斯洛所说“高峰体验”者所具有的相似的主观体验中，神秘体验、宇宙意识、创作体验、顿悟体验等都是由技入道者所同样具有和经历的。由技入道的瞬间是得道者身心的一种彻底解放，由存在约束、羁绊以及种种差强人意和不可能世界，跃迁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完美世界。是什么驱动了这一跃迁？是人对于世界、对于自己的认识发生了变化。这与“高峰体验”者又殊途

同归，他们在发现了外在世界的和谐与壮美等之后，更容易感受到“高峰体验”^{[21]374}；而由技入道者往往是通过自己认识境界的提升而更深刻地感悟到了世界的和谐、自然与美好。

一些著名物理学家有时也乐于敞开心扉，表达他们在研究过程中的心理或精神感受。曾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的诺贝尔奖得主威廉·亨利·布拉格在描述科研过程中的精神愉悦时，他说过这样的话：“那无限的有序与壮丽感笼罩在研究者身上，就像无人轻易能拒绝的一件圣衣一般的礼物一样。”^[22]在这段自白中，布拉格将马斯洛阐释的“高峰体验”者对自然的那种“压倒一切的敬畏情绪”展示得淋漓尽致；而马斯洛所说的神秘体验、宇宙意识、审美体验等等在这里同样都有迹可循。因此，从本文的视角看，布拉格是一位在实验研究中达到了极高精神境界的由技入道者；而从马斯洛的角度看，布拉格是一位在研究工作中多次经历过“高峰体验”的人。

按照马斯洛的诠释，不仅实验物理学家依据由技入道的途径可以产生“高峰体验”，理论物理学家同样可以。1901年，22岁的爱因斯坦在给大学好友M·格罗斯曼的信中写道：“从那些看来同直接可见的真理十分不同的各种复杂的现象中认识到它们的统一性，那是一种壮丽的感觉。”^[23]1930年，51岁的爱因斯坦这样描述他所谓的“宇宙宗教感情”：“人们感觉到人的愿望和目的都是徒然，而又感觉到自然界里和思维世界里却显示出崇高庄严和不可思议的秩序。个人的生活给他的感觉好像监狱一样，他要求把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24]1934年，55岁爱因斯坦又说，对于有的科学家而言“他的宗教感情所采取的形式是对自然规律的和谐所感到的狂喜的惊奇，因为这种和谐显示出这样一种高超的理性”。^[24]²⁸³青年爱因斯坦和中老年爱因斯坦的这些主观认识和感受，在马斯洛看来都是对特定“高峰体验”准确而深刻的总结和叙述。

马斯洛学说中的“高峰体验”与由技入道者悟道的心态，并非毫无区别。区别之一是，马斯洛认为高峰体验转瞬即逝：“所有的高峰体验都是转瞬

即逝的,而非永存不变。”^{[21]374}然而由技入道者,不论是解牛的庖丁,还是斫轮入道的轮扁,他们由技入道后的美好的感觉不会瞬间化作乌有,而可以随时在实践中再次体味与享受这种大道在握、随心所欲而无往不利的美妙。另外,马斯洛认为,产生高峰体验无须在熟能生巧之后:“人们也不需要经过若干年的训练和学习后才能获得。”^{[21]370}而由技入道这种类型基于实践才能产生的“高峰体验”,如前文所说,却必须经过长时间的磨练,熟能生巧、由技而艺之后,才有可能出现。这些区别的存在,并不意味着“高峰体验”与由技入道的主观感觉之间不可通约。问题的症结在于,马斯洛在研究“高峰体验”时研究了数量可观的案例,但是其中几乎不包括由技入道者这一类型;他也没有将长期习练一种技艺而获得“高峰体验”这种情形作为研究的重点。这样他的“高峰体验”理念就难免无法完全涵盖由技入道的全部特征。但是由技入道作为“高峰体验”的一种特殊情形,其基本特征大体已经囊括在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论之中。

因此马斯洛的“高峰体验”理念可以帮助我们深入理解由技入道的本质,即由技入道者在证道瞬间的美好感觉,除了有认识论上实在的收获外,较大程度上只是证道者本人在特殊状态的一种主观心理感受。由技入道的过程除伴随着“高峰体验”之外,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对此仍需做深入探究。这是基于技术史挖掘人性、恢复人的个性所必需的工作。

6 结论

由技入道的过程,是人在技术操作过程中人性升华而达到大道通透之境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技”貌似人与道之间的中介,而这实为一种错觉。事实上,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生万事万物,道亦在万事万物之中。诸种哲思、诸种技艺,其极致皆入道境。万法归一,由各种哲思与技艺出发,原则上皆可入道境。由技入道,人没有异化为工具或技术,而是摆脱了技术的羁绊;人技合一是人的肢体功能的自然延

展与人性的终极升华。一经入道,庖丁的刀、轮扁的斧、华佗的针、王羲之的笔……均无区别,是刀是斧是针是笔,也非刀非斧非针非笔,而与达摩一苇渡江之芦苇,本性如一也。

从本质上看由技入道之变只是一个特殊心理状态的产生与体验过程,而并不像这个过程给人的感受那样神奇、那样似乎在认识的道路上从此便可一劳永逸。但是它依然十分重要,它让人愉悦、幸福,不再困惑、不再迷失、不再孤寂,是一个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一个人的幸福感,一方面来自外界、另一方面源于自己的心理感受。而由技入道是沟通外在与内在后达成的一种理想状态,在这一状态下技艺得以彻底内化,人性得以极大升华。在现实生活中,从小学生手玩铅笔、从盲打电脑键盘,到有的人踢毽子或厨房里的刀工等等,很多平常事都具有宽阔的熟能生巧的发展空间。把一件事做到极致都可以产生类似于由技入道的心理感悟,有助于增加幸福感、自信心以及对生活的热爱,从而使心理更加健康、内心更加强大。

李志超先生^[25]曾说,在中国古代有一部分“能工巧匠也是得道之人”。在中华文化中,有些做出特殊贡献的匠人、发明家拥有殊荣。嫫祖(发明养蚕)、仓颉(造字圣人)、鲁班(土木建筑鼻祖、木匠的祖师)、张仲景(医圣)、孙思邈(药王)等等在中华文明史上都是有重要地位、很受尊敬的人物。中国古人甚至还将重要的发明归功于三皇五帝等人文始祖,如说神农发明耒耜,又尝百草为药神;燧人氏发明了钻木取火;早期最重要的医书被命名为《黄帝内经》,传说黄帝还发明了挖掘水井、舟车、弓矢等等。将三皇五帝奉为重要发明人,间接反映出的是中华民族在某些历史阶段对重要发明人的尊重和崇敬。但是,在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人们对于技术的态度时有变化,具体情形较为复杂。当中国圣人宣讲“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并视之为“天下之通义”^[26]时,技术与拥有技术的匠人显然是难登大雅之堂的。因此,必须认识到,“由技入道”这一理念,在中国古代社会不是一以贯之始终得到认可和弘扬的;它

终究难以在主流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更多时候属于“左道旁门”或小众之说。这一文化倾向一直延续到近现代,即使今天也并非完全绝迹。诺贝尔奖获得者丁肇中1991年曾说,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大都偏向于理论而轻视实验,偏向于抽象的思维而不愿动手。”^[27]他认为这样的文

化倾向是必须予以彻底摒弃的,他呼吁:“希望我们这一代对于格物和致知有新的认识和思考,使得实验精神真正地变成中国文化的一部分。”^[27]³⁰⁰与丁肇中教授的目标相一致,本文的主旨即倡导国人重视并以实际行动弘扬传统文化中宝贵的由技入道之精神。

参考文献

- [1] 汤因比. 历史的话语: 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M]. 张文杰, 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51.
- [2] Sarton G. 科学的生命: 文明史论集[M]. 刘珺珺,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7, 18.
- [3] 陆元炽. 老子浅释[M]. 北京: 北京古籍出版社, 1987.
- [4] 曹础基. 庄子浅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103.
- [5] 葛洪. 抱朴子内篇全译[M]. 顾久, 译注.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5.
- [6] 张岱年. 论老子的本体论[J]. 社会科学战线, 1994(1): 99-100, 98.
- [7] 孙熙国. 论老子对“道”的三重规定及其哲学启示[J]. 哲学研究, 2001(10): 35-42, 79.
- [8] 胡化凯.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二十讲[M].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2013, 229.
- [9] 汪子嵩, 范明生, 陈村富, 等. 希腊哲学史: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7, 263-266.
- [10] 谢肇淛. 五杂俎[M].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1, 123.
- [11] 殷玲玲. 工匠精神也是一种修行[J]. 法音, 2018(10): 74-77.
- [12] 张燕婴. 论语[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6.
- [13] 赫胥黎. 科学与教育[M]. 单中惠, 平波,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263.
- [14] 欧阳修. 归田录[M]. 李伟国,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9-10.
- [15] 龚亮, 程怀东, 汪凯. 内隐记忆的神经机制[J]. 临床神经病学杂志, 2011, 24(1): 71-72.
- [16] 罗杰·彭罗斯. 皇帝新脑: 有关电脑、人脑及物理定律[M]. 许明贤, 吴忠超, 译.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474.
- [17] 马塞尔·莫斯, 爱弥尔·涂尔干, 亨利·于贝尔. 论技术、技艺与文明[M]. 蒙养山人,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10, 79.
- [18] 姚大志. 身体与技术: 德雷福斯技术现象学思想研究[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0, 109-113.
- [19] 石刚. 六祖坛经今注[M]. 北京: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2007, 81.
- [20] 彼得·N. 格里高瑞. 顿与渐: 中国思想中通往觉悟的不同法门[M]. 冯焕珍, 龚隽, 秦瑜, 等, 译.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163.
- [21] 马斯洛, 罗杰斯, 弗洛姆, 等. 人的潜能和价值: 人本主义心理学译文集[M]. 林方, 编. 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87.
- [22] Caroe G M. William Henry Bragg, 1862—1942: Man and Scientist[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130.
- [23]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三卷[M]. 许良英, 赵中立, 张宣三,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347-348.
- [24] 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文集: 第一卷[M]. 许良英, 范岱年, 编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6, 280-281.
- [25] 李志超. 天人古义: 中国科学史论纲[M]. 3版.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14, 5.
- [26] 杨伯峻. 孟子译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124.
- [27] 戴友夫. 著名科学家演讲鉴赏[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5, 299.

From Technics to Tao: the Internalization of Craftsmanship and the Sublimation of Humanity

Hou Yud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xi University, Taiyuan 030006, China

Abstract: In ancient China, obtaining Tao was the highest realm in researching the world, personal practice, learning, and seeking. The eternal Tao cannot be described and taught by words, and the realm of Tao is difficult to attain. In the course of various arrivals, a trail from technics to Tao (FTT) exists. *Zhuangzi* (《庄子》) clearly narrated the ideological basis of FTT and revealed the core content of FTT through several examples. Long-term repeated practice, operating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s of nature, and the determination to pursue the Tao beyond specific skills are three aspects that must be fulfilled or experienced by those pursuers for Tao. An indicator of the success of FTT is skills being subsided and incorporated into instinct or implicit memory, in addition to insights gained regarding the world and life. The subjective emotions of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FTT can be classified as the “peak experience” proposed by the renowned psychologist, Abraham Maslow.

Keywords: from technics to Tao(道); implicit memory; peak-experiences